

[说古论今]

## 落雪了

□董灵超

在南方,雪是奢侈品。  
一个秋日傍晚,我依着小桥流水,读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忽然忆起北方的雪来。

那年我十岁,夜里被惊醒。

窗外新雪初霁,月亮照得天地大白。家里没闹钟,我不知道具体时间,见外面一片通白,决计起来早读。

我穿戴好,出了门,望见西天的月儿,闪在树梢上方,白雪覆盖的大地,泛着清冷的光。

那种透着寒意的光,有种难言的震慑,就那样刻在我的心里。因这《湖心亭看雪》,我才把它拈了出来。

2008年春节,我生了病,在母亲家里住。

时光在我的药碗里袅袅浮腾,冬也成了中药的一味。

忽然落雪了。

大侄女在院里堆了个大雪人,用桂圆核做眼睛,用花生做嘴巴,还在雪人的鬓边儿插了枝花瓣儿稠密的黄蜡梅。

我忘记了中药的滋味。

又八年过去了。生活没有怎样的特别,可又像经历了沧海桑田。

早晨起来,天空飘雪了!洁白的雪,很密,像指甲花的花瓣儿一样大。我立在阳台上,看它。泪水漫过眼角。

这些雪,是在离开故居、以飞舞的姿态奔着融化的宿命而去呢。它们这般的通透,一心一意地旋舞,要把生了一场的欢乐带进归宿……

雪不像雨,雨分不清四季的层次,雪却格外地拉长时间的反差!

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古人咏出的这十六个字,织进了多少花谢花飞、星辰起落?

雪白白花花地飘,铺出世界的净洁,还有清冷。

白乐天很聪明,他不等雪落,就张罗好绿蚁新醅酒、红泥小火炉,招呼他的好友刘禹铜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

这个夜,刘禹铜的来到,必不会叫白乐天感到冷寂了。热腾腾的米酒、暖烘烘的火炉、好友间推杯换盏,无论落了多厚的雪,都可消融掉这冰天雪地的寒吧?

王子猷是在雪落之后待不住了。他颠颠儿地要去访他的好友戴逵。

俩人离得真不近,可王子猷不管,硬是撑船而行,把仆人折腾得够呛。到了戴逵家门口,他却折身而返了。他说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

也是,要是那个夜里,把王子猷堵在家里,他岂不要得失心疯?

落雪的天,要是一个人在屋里过,又该怎样呢?是不是得铺开花笺,给心爱的人写封信,说道说道这雪呢?

古人,可正是因着万水千山的阻隔,才在冷寂的思念里生出那么多的诗情?

那些诗情,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温暖的找寻?

[若有所思]

## 生命的恩赐

□郭向阳

虽然有太多喧嚣,虽然有太多繁华,可人生毕竟是一个多层面的存在,有一种多滋味的风情。

繁华过后,孤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,在沉下来的时光里,在慢下来的日子里,需要守护的不仅是身体,还有心灵。

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里,众生平等。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信仰,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,每一个日子对于不同的人生,都有真切的韵味。

不管是历史的众说纷纭,还是时代的复杂多变,当繁华落尽,日子总会在每一个生命里,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恬淡。孤独的心境,会越过岁月,敲响大多数人心灵的门环。人生需要重重的担当,同样也需要重重的承受,当孤独来临时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孤独,面对不可回避的孤独,面对生命中不可或缺或缺的孤独,你该如何去承接,去领受?

孤独是人生的一种,是生活里的金子,是岁月深处的恬淡与怡然。只有学会与孤独相伴,人生才会有滋有味,人才会活得有勇气、有个性、

[至爱亲情]

## 慈母手中线

□王若水

母亲来看我,和她聊天时,我随口说,这两天早上起来,脚真是不想往皮靴里钻,觉得那靴子又冷又硬。母亲哦了一声,没过一会儿,便执意要走。

隔了一天,她又来了。一进门便说,赶紧的,把你那皮靴脱了,试试这双靴子。她从袋子里拿出一双靴子,红毛线织的靴面,人造毛的里子,中间是柔软的海绵。

我把脚伸进去,一股暖意从脚底传来。“这靴子,又软又暖和,穿上它脚肯定不疼。”母亲长出了一口气,笑着说。我看着崭新的靴子,很心疼:“又是搭黄昏做的吧?”“没事,没事,这靴子好做。”母亲连声说。

靴子再好做,母亲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呵。

母亲手很巧。小时候,我体质差,一到冬天,手上脚上都是冻疮。白天,我放学回家,一进屋,母亲就解开衣服,把我的小手摁在她温暖的胸膛上。晚上,她把砍来的辣椒棵、茄子棵熬成药汤,帮我泡脚。躺在被窝里,她把我的双脚揽进怀里。我睡着了,她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开始做针线。那些日子,母亲的好几个手指头都缠着白白的胶布,那胶布下面,是一道道渗着血的裂口。

我结婚的时候,母亲给我做了十几双布鞋、五件棉袄作为陪嫁。她说,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穿布鞋,但农民总得种田,布鞋可以下地穿,穿别的鞋去锄地,可惜了。棉袄有窄的、有宽的,有颜色鲜艳的、有暗淡的。她说,颜色鲜的窄

有尊严。当孤独成为一种生活与生命的必须时,孤独就是生命的礼物,我们必须坦然接受。

孤独是生命的恩赐,是岁月的风景。关于成长,关于生活,关于人生,关于孤独,关于怀念,关于亲情,有一些胆怯的你,会用对生活琐事的回忆,求证对人生与孤独的思索。在具有普世价值的神祇里,始终供奉着善良的人性,在不甘示弱的时间里,始终保持着苦难毁灭不掉的信念,在这信念里,始终涌动着顽强、坚毅的豪情。你想拒绝孤独,可生活告诉你,要勇敢地面对孤独,要接纳孤独,要把孤独当作一份生命的礼物,并和这份美好的礼物优雅共处。

其实,在生活中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之源,那是我们的灵魂之源。在流逝的岁月里,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亲切的怀念,记忆的深情,生活里的孤独,都是岁月带给我们的厚赠,是拂面抚颈、亲和仗义,而且绝不讨价还价的生命华彩,是仅仅凭借谦和不能获得的一种大爱。那些岁月里的孤独,很多时候弥足珍贵,承载着回望与眺望的深情,传承着不断流淌的文化与文明。

的,年轻时穿,颜色暗的宽的,过些年万一胖了可以穿。如今,那些布鞋,随着我在田里的劳作,早已化作泥土,没了踪影。那些棉袄,也温暖了我十几年。

再后来,我有了儿子,母亲知道我手笨,早就备下小褥子、棉袄棉裤,还缝兔儿帽、虎头靴。我点了点,笑着对她说:“这些棉衣,可以供我儿子穿到十岁了。”

儿子常尿裤子,仍然是母亲,一次次把脏的棉衣带回家,连夜拆洗干净,第二天缝好,再给我送来。不敢细算,在我儿子三岁以前,母亲缝了多少身棉衣,熬过多少个寒夜。

母亲上年纪了,患了面肌痉挛,一犯病,一侧面部肌肉就开始抽搐,眼睛也睁不开,可这些丝毫没有妨碍她做针线活。她说:“不做针线活做什么?还不得闷死?”她不再纳千层底,开始绣十字绣,扎各种图案、大大小小的鞋垫;拆了旧毛衣,用钩针钩墩垫、床边、沙发垫;把不穿的衣服拆洗干净,做成各种穿的、戴的、玩的东西,把家里搞得像个手工艺品展览馆。她把扎好的鞋垫寄给远在甘肃的二姐,送给刚结婚的孙子孙媳……

那天睡觉前,女儿问我要针线,我问做什么?女儿说,补袜子,说在姥姥家,姥姥晚上经常坐在被窝里,边看电视边补袜子,而那些破袜子,都是我们准备丢弃却被她悄悄捡走的。

坐在被窝里,我和女儿一起补袜子,忍不住想起当年,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的样子,土窑顶上,映着她长长的影子……